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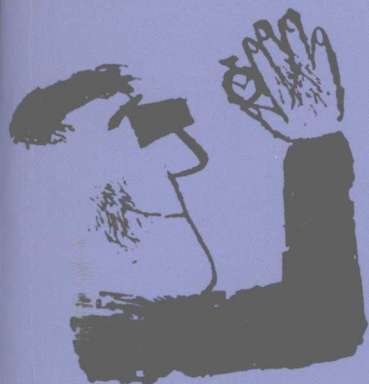
怪人怪事怪美国怪人怪事怪美国怪人怪事怪美国

怪人怪事怪

GuaiRenGuaiShi
GuaiMeiGuo

美国

[美] 麦 高 曙



美国人与狗

美国人喜欢打官司

美国人与性

怪姓处处有，美国何其多

千奇百怪的美国地名

美国的小镇生活

美国的南瓜比傻瓜多

美国人也穿裤子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怪人怪事怪美国

【美】
麦高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怪人怪事怪美国/ (美) 麦高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

ISBN 978-7-5306-4993-0

I. 怪… II. 麦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1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 第179259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30 千字

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30.00元

战争中的幸运者 (代序)

我在台湾是文艺界的小卒,在大陆更是默默无闻。这本书是我在大陆出版的第二本书。

读者可以看出来我写的文章多与美国有关。除了小说与散文以外,我大约写了一百多万字有关美国的文章,赚了不少稿费。但瞎子不点灯省不下油钱,到今天并没发财,也不知道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。

赚钱当然是件幸运事,但最幸运的是我的人生。我的人生有点离奇,经历了两次战争,一直在炮火中成长。从讨饭吃的幼年到美国留学,我自己没花一文钱。战争害了我大部分同伴,却成全了我。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美国。

美国人人想去,但像我一样光着屁股到美国的人并不多。

我说光着屁股只是比喻之词,并不是真的光着屁股,而是比光屁股还光,我是欠了一屁股债到美国的。现在的青年人只喜欢读欢乐与发财的文章,不喜欢战争与受苦受难的故事,所以我在此仅对自己做简短的介绍。

我生在山东泗水县的卞桥镇(现在叫泉林镇),除了麦高以外,我的另一笔名叫汴桥,就是为纪念这个小镇的。因为祖父打过一次花钱的官司,父亲遭过一次绑架,后来又是日本的入侵,我们家越过越穷,最后已无以为生。所以父亲带我们出外逃难,逃到了峰县城。说峰县你可能没听说过,枣庄和台儿庄比较有名,它们就是峰县的两个大镇,现在的峰县城变成了枣庄市的一个小区。

穷人似乎到哪里都穷,在峰县城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让人家破人亡的二

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幸好共产党与国民党打起内战。我说“幸好”有点幸灾乐祸，但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点幸运。当时我们家仍然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，只好开始第二次逃难。父亲是个穷教员，实在无力带着一家六口冒险，只好把我和大弟送出家门，让我们二人随着学校开始从峰县向南流亡。那时我正十三岁。流亡时都是校长老师出外向当地单位求救，我们学生才有饭吃。求救不成，我们就到街上讨饭吃，坐火车时（流亡学生向来坐霸王车，从不买车票）就下火车到月台上抢饭吃。

流亡到湖南衡山县时，我们七八个人为了找一位郑达三牧师讨饭吃，去了长沙。到长沙时已经天黑，只好在车站月台的水泥地上睡了一夜。我们挤在一起，把衣服都脱下来盖在身上。第二天很早就被冻醒，醒来才发现我们的衣服全被偷走。那是九月，天好冷，我们穿着内裤冻得全身发抖。我们没办法时会用衣服换大米充饥，现在衣服也没有了，只剩下内裤。也顾不得路人围观，我们从火车站一路走到了长沙韭菜园。找到了郑牧师，他收留我们住了两天，吃了六顿饱饭。吃的是白米饭抹牛油。教会也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橘红色的棉袄棉裤。这种颜色虽然没流行过（为了引人注意，有些修路工人和消防人员穿这种颜色的衣服），但现在我一看到橘红色的衣服就感到温暖。除了那套衣服以外，我在美国打猎也穿那种颜色的衣服。

从长沙回到衡山县的李家大屋，国民党节节败退，共产党不久便来到衡山。我们既然跑了那么远，只好再向南逃亡。一直逃到广州。经历了一年，我们从峰县到徐州、上海、杭州、赣江、湖南、广州，最后到了澎湖，坐的是105号登陆艇，时间是民国三十八年，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。

到澎湖的山东流亡学生联合中学共有八个，大约八千人。它们是烟台联合中学、昌维临时中学、海岱临时中学和国立济南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联合中学。兵荒马乱中的流亡学生像乞丐，抢饭吃时也有点像强盗，不怎么受人恭维。当时的台湾省长陈诚不准像乞丐的学生登陆台湾本岛，我们的校长和山东乡长只好安排我们到澎湖。

到达澎湖我们的灾难仍未停止。那时的国民党的防卫司令官是李振清。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山东教育界与李振清有什么安排，反正我们一到澎湖就住进了防卫司令部。第三天我们接到大同学的秘密传话，要我们吃过

早饭听到哨子便向司令部门外冲，我们不要当兵。

哨音一响，我们好几千人便一起从房中跑过操场，冲向司令部大门。但到了大门口我们停住了。卫兵刺刀已上枪，门口的机关枪也对准了我们。

僵持了不久，司令官李振清坐着吉普车来了。他拄着拐杖登上司令台，他大声骂“他妈的！你们不当兵谁当兵？”李振清是山东人，行伍出身，打仗时负过伤，所以走路需要拐杖，他把拐杖往讲台上一摔向台下挑战：“有種的上台来！”

有三个学生首领随声上了司令台，李振清一声命令，他身旁的卫兵，抓住第一个上台的首领，一刺刀刺向他胸前，学生一躲，刺到他的右臂。血流下来，顺着白袖子向下流。

全场立刻鸦雀无声，学生们害怕了，很多人对着操场中间的“国旗”跪下，如不是祈祷，就是不敢再往下看，有人暗自流泪，吓哭了。

所有的学生立刻编兵。编兵的立刻剃成光头。光头比较好找，纵然跑出军营，也很容易抓回来。

剩下来的女生和三百多个比步枪矮的小孩子不能当兵，只好送到当时的马公小学暂住。后来经过山东教育界的奔走，李振清为我们成立了“国立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”。我就是三百多个小孩子中的一个。真的很幸运，我没在流亡途中饿死，也没被迫当兵，最后还有书可读。这三百多个小孩子中后来有很多人有不平凡的成就。

“国立”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后来迁校到台湾彰化县员林镇，更名为“国立”员林实验中学。目前台湾大概有七八本书是报导和研究这个学校的，因为它太独特了，在澎湖那段期间是一部恐怖与谋杀、有血有泪的历史。

二次大战和国共内战中使无数人家破人亡，无数人流离失所，几乎没有人在战争中得到好处。我这个穷苦人家的乡下孩子若留在家乡，恐怕连中学也读不起。没想到却因战争从中学一直读到大学，然后到美国留学。

因为国民党“政府”在台湾安定下来，对我们这批无家可归的学生不得不照顾，我们靠政府公费读完初中及高中。高中毕业我考入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，也是公费学校，吃住不要钱。

1964年去美国读书时，我的路费、学费、保证金全是向朋友借来的。因

饿怕了，担心毕业后不能在美国找到工作，所以便选择了快速的图书馆系。一年半修完硕士，找到工作之后，州立图书馆便替我申请了绿卡。我一直在新罕布什尔州州立图书馆工作，它是全州最大的公立图书馆，我从小职员一直做到编目部副主任。

虽然图书馆的薪水不高，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。因为我从中学就喜欢写作，高二就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。在编目部工作时几乎所有的新书都经过我的手。书的序言我都要溜上一眼才知道一本书的内容。知道内容才能编目。看到自己喜欢的书便带回家细读。我写有关美国的文章可说是顺理成章，写来不太费工夫。我工作的一部分是选择新书，选书就要每天读书评。很幸运，美国有很多书评报章杂志，找资料不难。我曾用我的书评常识替台湾的两个杂志写过三年的书评专栏。别的不敢吹嘘，书评我至少读过万篇。有人说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我没有神助，但会努力写。

因为我在美国工作那么久，我写的美国比较充实，不是走马观花文章。文中所用的统计数字可能有偏差，这事在所难免。因为今天的数字，明天可能就有变化。

遇到好书我也翻译，我翻译了十五本书。加上这本书，我有十一本是创作。翻译虽然轻松，稿费也与创作相差无几，但它们终究不是自己的作品，我早已不再翻译，而开始写些幽默文章。如《我多么喜欢打个喷嚏》和《丑男心事谁人知》，读者一看书名就知道是幽默文集。这些书都是在台湾出版的，大陆读者大概读不到。大陆百花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版的《原汁原味的美国人》中大部分文章都很幽默。这本书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对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编辑李家文先生在此特致谢意。

我写幽默文章是出于本性，因为我本性就非常幽默。美国的幽默文章非常流行，我受美国文章的影响很深。另外，我没什么才气，写的小说与散文与古往今来的名家相比，自叹弗如，所以只好落荒而逃，走上旁门左道，开始写幽默文章。

有个美国作家说“死很容易，幽默很难”，这句话本身就很幽默，我深有同感。写幽默文章并不简单。美国有很多幽默文章高手，中国大陆却寥寥无几，台湾倒有几个。洋人认为我们中国人不够幽默，其实中国人很幽默风趣，主要的是洋人读不到中国的幽默文章，便认为中国人都是刚毅木讷，不

苟言笑的动物。幽默文章总要有人写,相信也一定有人读。我看透世事,认为人生也不过是一个大幽默。

我写普通文章也非常重视幽默,有时有点离经叛道,荒诞不经,但在台湾有人读,因为这些文章都在台湾报纸上发表过。

这本书共有五辑。前面的四辑是叙述美国的文章,第五辑是幽默小品。献丑。请指教。

目 录

战争中的幸运者(代序)·····001

●第一辑:美国的小镇生活

财迷·过剩·游牧民族·····003

美国的小镇生活·····009

美国的南瓜比傻瓜多·····013

为求健身走商场·····017

我在美国做义工·····020

静观万物皆自得·····023

我太太一年找到三个工作·····026

我家来了个美国人·····034

我在美国赌场输掉两百美金·····042

●第二辑:亦敌亦友鱼兽鸟

“猪”类拔萃人物·····051

北美猎鹿记·····054

大西洋上赏鲸记·····061

秋去冬来宜喂鸟·····066

处女岛上处女游·····070

追寻长篙到康桥·····075

龙虾不聋也不瞎·····077

呔!大胆的美国鼠辈!拿命来!·····081

那年,我追踪夜莺·····086

●第三辑:衣食住行人间事

- 美国总统的运动趣闻·····095
美国人也穿裤子·····101
世代交“剃”·····107
迷你裙保卫战·····111
吃“饺”子老虎·····114
草鞋·布鞋·金缕鞋·····117
天下无难事,就怕美国人·····122
什么是ABC? ·····127
洋人与裸体·····139
烦恼生在头发里·····142
如此突然的是中年·····146

●第四辑:美国的深入研究

- 美国人与狗·····151
美国人与性·····163
美国人喜欢打官司·····186
怪姓处处有,美国何其多·····196
千奇百怪的美国地名·····203
美国的国会图书馆·····207
美国也有洋泾滨·····211
三教九流,条条大路通天堂·····215

●第五辑:幽默默默过一生

- 我喜欢当作家·····229
数学害我五十年·····234
中国特产白五类·····239
我多么喜欢打个喷嚏·····243

我丈夫要出书(代后记) 张令怡·····246

第一辑

美国的小镇生活



财迷·过剩·游牧民族

在美国一住就是五十年。五十年来与不少人比邻而居。美国的人情比较淡薄，当时虽是好邻居，但大家搬家后便音讯全无，而至渐渐淡忘。搬家后重逢的机会不多，就算偶然再度相遇，我多半认不出那些外国人了。我认洋人就像我们乡下老太婆认洋人一样，以为他们通通长得一个模样。他们全是高头大马，碧眼金发，讲起话来，叽里呱啦。

说把旧有邻居全部忘记也不尽然，在数不清也记不得的美国邻居中，至少有三个小邻居的影子永远活跃在我记忆中。这三个孩子我戏称之为财迷、过剩和游牧民族。

我这样称呼他们绝无恶意，在无法表达我自己的感情时，我经常以戏谑的方式处理。财迷、过剩和游牧民族可说表示我的无可奈何，或者说是歉意。

财 迷

我们搬到古勒丽(Greeley St.)街就注意到财迷一家。从我们家数过去，对面街上的第三幢二层楼房就是他的家。他家的房子最大，人口众多，院子里进进出出，最少有六七口人，可称得上中国人所说的“望族”。在美国这种望族不多，所以极引人注意。

顺风时，我们偶然听到他们家的热门音乐声。想来他们一家一定有人



进入青少年阶段,必须把电唱机开到最大才听得过瘾。

我与财迷相遇是在我们搬来后的第二个星期。那一天正下大雪,地上积雪已有半英尺厚。傍晚时雪势渐减,但仍无停止迹象。刚放下饭碗,便听到门铃声。

我打开门一看,门外站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,俩人都穿着可在雪中打滚的厚重衣服,也各戴一顶缨球毛线帽。不要他们说,我就知道他们来这里的目的,因为他们二人皆手执雪铲。

“麦先生,”小男孩说,“我们替你铲车道好吗?”他似乎害怕失去我这个顾客,立刻自动减价:“我们给别人铲都是两块钱,你是新来的,我们只要一块半。”

两个孩子长得很漂亮,令人喜爱。尤其是那个小女孩,圆圆的脸,大大的眼睛,两腮冻得红红的,真像一只苹果。本来打算自己铲的,一看到那两张期待的脸,我就不忍拒绝了。

“你们这么小,铲得动吗?”

“不小,不小,”小男孩抢着说“我已五岁半。”

“我四岁半,”小女孩加一句:“我叫露西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我问小男孩。

“我叫比利(Billy Jr.)二世,她是我妹妹。”

“你爸爸也一定叫比利了?”我自认有侦探天才。

“你怎么知道?”比利奇怪地问。

“因为你叫比利二世。”

“噢,”比利恍然大悟,“妈妈没有告诉我。”

比利转身看看街头,脸上忽然出现紧张神色,他急急对我说:“我们等一会儿就来替你铲。”

“为什么要等一会儿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我们要先去隔壁和格里逊(Phil Gleason)先生谈生意。”比利指指街上的另一对孩子说:“罗伯特和他弟弟老抢我们的主顾。”

真想不到这么小的孩子就满脑子生意经。更没有想到我们忽然变成抢手货,成了大家争抢的对象。

“再见,我们马上回来替你铲。”他们二人说过再见,立刻转身,跑着去

按格里逊家的门铃了。

关上门，走回房中。

“谁？”太太问。

“小孩子要替我们铲雪。只要一块五。”

“你不是要锻炼身体自己铲吗？”

“我没办法拒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们刚搬来，要先做点睦邻工作。”

半个小时后，门铃又响了，我打开门。

“麦先生，雪铲好了。”比利说。

“让我来检查检查。”我说。

我们夫妇二人穿上大衣，走到车道上。车房前的路面已铲光，小孩子做事当然难如理想。墙根有一大块没铲到。

“铲得很好，”我夸奖他们二人，“把铁铲借我用用，我清一下墙根。”

“我来铲，”比利走上前去，一面铲，一面解释：“电视上说，老人不能铲雪，会得心脏病死掉。”我尽量压抑住自己的笑声。

比利铲完，我每人给他们两块钱。他们道谢完毕，欢天喜地地走向另一邻居家了。

他们的笑声还没消失，太太用中文对我说：“你已经变成三十九岁的老人了。”

说完，我们一同开怀大笑起来。

从此以后我们就变成了比利的长期主顾。不要看比利家和我们隔了三幢房子，他对我们院子里的情形比我还清楚。秋天一到，地上刚有几片落叶，他就暗示我们院子里的枯叶太多，要帮我清扫。为冬天的火炉买来木材，卡车刚把木材倒在车道上，他马上骑自行车来，要求替我把木材运进车房。只要我在完工后给他五毛钱或一块钱，他就高高兴兴地道谢走开。

等到他长到十岁，不屑赚这些小钱时，便很少来我们家，我反而很怀念这位自动短工。



过 剩

过剩的名字叫丹尼。他生下来就患精力过剩症。他的病不是最重的,但也不太轻。吃药可以使他安静,但也使他呆滞,更影响他未来的身心发展,所以医生主张尽量少用药物。

过剩六岁时变成我们的邻居,我们立刻就了解精力过剩的意义。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惹麻烦。他身上经常带伤,但受伤的好似不是他的身体,而是别人。仍然到处闹、到处碰。

他来我们家玩,总是马不停蹄地在房中奔走。玩不了三分钟就和我儿子打到一起。我儿子虽和这个美国孩子同岁,但却比他高大。打起架来丹尼经常吃亏,但他却从来不吸取教训,总是先向我儿子找麻烦。有一次二人一上校车就打,一直打到下车。校车司机报告了校长,校长罚他们二人一星期不准坐校车,二人只好走路上学。走路时二人打成什么样子,就没人知道了。

我们房前的路灯经常坏掉,原来是过剩把灯泡当成标靶,用气枪把它打破的。路旁的信箱不断出现凹凸伤痕,也是过剩用木棍把它敲打出来的。五月里我们后院柏树下的草鞋兰盛开,他一朵朵拔下来揉成碎片。

他爸爸让他养了一条狗,半夜无法入睡时,他便起来伴狗在街头狂奔。

《圣经》上说你要爱你的邻居,还说人家打你的右脸,你也把左脸伸过去。但像丹尼这种孩子,实在是惹人生气,有时真想把他拉过来,狠狠把他揍一顿。不过他父母是很好的邻居,我们只好忍受。

医生说精力过剩的孩子在长大后便超脱此症,恢复正常。可是丹尼一直到入高中仍无复元希望。精力过剩的孩子都无法集中注意力,勉强读完高一便被学校开除。不久他在餐厅找到一个工作,工作消耗他大半精力,不过他下班回家仍经常惹祸。

有一天我感到四周忽然静下来,好像缺少了点什么。见到丹尼的父亲时便问了一句:“我怎么很久没看到丹尼了?”

“我把他踢出家门了。”他父亲回答。

游牧民族

当游牧民族到我家时,我才知道他叫塔德。

其实我早就见过他,但一直没记住他的名字。

塔德住在和我们的街平行的一条街上。在第一个街口向右转,第四幢房子就是他的家。房子很大,很漂亮。院前是修剪整齐的花草树木,后院有一个大游泳池。邮政局的邮筒就在他家附近,我寄信就经过他家门口。

塔德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,我们经常从儿子口中得知他家如何富有。没想到三年不到,塔德竟变成游牧民族。

先是塔德的父亲在四十二岁时便因心脏病去世,然后他母亲找了一个男朋友来同居。这个男人吃里爬外,不久便把塔德父亲的家财花光。他母亲只好卖掉房子,住进公寓。

塔德的母亲本来就喝酒,经过这些打击便经常大醉,醉得人事不知。搬走以后的情形我们便不太清楚了。

那一天下班回家,内人对我说塔德的母亲又住院戒酒,塔德无处栖身,现在在儿子房间。儿子问我们可不可以让他暂住我们家中。我们深深同情他的遭遇,便答应他住下来。

后来我们才知道,塔德恨母亲,母子二人水火不能相容。塔德早就不断在外流浪。东住几天,西住几天。住到哪里就吃到哪里。

他在我家一住就是两个月,暑假将尽,学校马上开学,我们只好要塔德打电话给他母亲,把他接走。不久他母亲便来了电话。她说她不是好母亲,也无力照顾塔德,要求我们收养或收留他。她说塔德一定愿意,因为他很喜欢我们家。她还说市政府会发救济金给我们,足够塔德的生活费用。我知道当地政府对贫穷儿童很慷慨,很多贫民窟的单身母亲都不怕孩子多,因为孩子多就可多领救济金,生活得更好。

太太和我商量的三天,内心实在是一种痛苦挣扎。假如我们不收留他,他的前途没人敢预料。但内人身体不好,最怕孩子吵。他那么大的一个男孩子,在家实在不怎么方便。而且暑假他就读高一,正是最难管教的青少年时期。我们实在没有把握把他管教好。

考虑完毕,我们便打电话给塔德的母亲,告诉她我们没办法收留他。最

